

中国
文化
知识
大观
园

文学
艺术
卷

辽海出版社

历代散文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



• 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文学艺术卷 •

历代散文

(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

辽海出版社

王曰：“予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

王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齜唇历齿，旁行踽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谁为好色者矣。”

是时，秦章华大夫在侧，因进而称曰：“今夫宋玉盛称邻之女，以为美色。愚乱之邪臣，自以为守德，谓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穷巷之妾，焉足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睹者，未敢云也。”

王曰：“试为寡人说之。”

大夫曰：“唯唯。臣少曾远游，周览九土，足历五都。出咸阳，熙邯鄲，从容郑、卫、溱、洧之间。是时向春之末，迎夏之阳，鸢鷕喈喈，群女出桑。此郊之姝，华色含光，体美容冶，不待饰装。臣观其丽者，因称诗曰：‘遵大路兮揽子祛，赠以芳花辞甚妙’。于是处子恍若有望而不来，忽若有来而不见。意密体疏，俯仰异观，含喜微笑，窃视流眄。复称诗曰：‘寤春风兮发鲜荣，洁斋俟兮惠音声。赠我如此兮，不如无生’。因迁延而辞避。盖徒以微辞相感动，精神相依凭。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故足称也。”

于是楚王称善。宋玉遂不退。

宋玉作品。

此赋成功地运用了正面勾勒、侧面烘托以及夸张、对比乃至排比等多种手法，刻画了美女的形象，对后世文学作品描绘妇女形象有很大的影响。此赋行文平易自然，似江河直下，畅通无

阻；笔法灵活多变，错落有致；语言生动鲜明，诙谐有趣，这些也都使作品增加了无穷的艺术魅力。全文言辞巧妙，旨在讽谏，要楚王“扬诗守礼，终不过差”，不要沉湎于美色。而篇中所虚构的“登徒子”，后世竟成了好色的代名词。

谏逐客书

李斯（？～前208），战国时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少时做过郡小吏，后拜荀卿为师，与韩非一道学“帝王之术”。学成后入秦，辅佐秦王，吞并六国，于前221年建立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并天下后，李斯为丞相。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这篇文章是一篇具有典范性的正面立论的议论文，文章力陈客卿在历史上对秦国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论述了逐客之误，指出要使国家富强，就决不能逐客。文章开篇即提出论点，开门见山，然后紧紧围绕这个论点展开论证。作者旗帜鲜明，以事实为依据，慷慨陈辞，气势不凡，富于说服力。文章情文并茂，音调

铿锵，既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辞说之风；又修饰整齐，与汉初散体赋有异曲同工之妙。文章论点明确，中心突出，论证严密，语言雄辩，广为人们传诵。

过秦论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西汉初期著名政治家、辞赋家。贾谊著文五十八篇，刘向编为《新书》十卷，明人辑有《贾长沙集》。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俱，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臆、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叩关攻秦。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纵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

六合，执敲朴而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蹞足行伍之间，而俛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宋、卫、中山之君也；鉏耰矜，非于勾戟长铍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过秦论》即议论秦之过，强大的秦国在顷刻之间崩溃，给后人的教训颇多，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贾谊写下这篇政论文章。《过秦论》有上、中、下三篇，基本内容都是斥责秦之过失，分析貌似强大的秦王朝之所以迅速灭亡的原因，最终目的是为新兴的汉王朝提供历史戒鉴。这里选的是上篇，文章透过历史的分

析，得出了“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的结论。此文极善于层层铺垫，回环对比，把嬴政夺取天下的历史活动形象化和特征化，使文章具有了“横溢不可遏”的逻辑力量和情感力量。

吊屈原赋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

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阹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跖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凤飘飘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沔深潜以自珍。偃螭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螾？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驎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

此赋为贾谊出任长沙王太傅时所作，文章开篇就写明作此辞赋的原因。接着作者对是非混乱、“方正倒置”的“罔极”之世深为愤慨，写出了他对屈原不幸遭遇的不平与同情。最后的“讯曰”更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哀悼之情，继第二节的抒怀之后，又掀起一个新的高潮，增强了全文一唱三叹的韵味，很适合于祭吊文的性质，与文章题意极为相符。

啁鵩赋

单閼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灋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鵩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鵩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臆：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殫。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城。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缠；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交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坱圠无垠。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淡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此赋的创作稍晚于《吊屈原赋》。作者吸收了先秦诸子所惯用的寓言手法，假借一只偶然飞入屋中的鵩鸟之口，抒发了自己

对宇宙人生的看法。这在汉初的辞赋创作中颇具开创意义，对以后的辞赋创作影响颇大，如其后扬雄的《逐贫赋》在一定程度上就受到过这篇文章的启发影响。

狱中上穉王书

邹阳（？～前129），齐（今山东东部）人。与枚乘等为吴王刘濞郎中（官名，文学侍从），皆以文辩著名。邹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有文八篇，所传辞赋，后人以为伪托。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诚变天地，而信不渝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也。愿大王熟察之！

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阳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毋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熟察，少加怜焉。

语曰：“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轲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而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为燕尾生。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

苏秦相燕，人恶之于燕王，燕王按剑而怒，食以駟騄。白圭显于中山，人恶之于魏文侯，文侯赐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者司马喜腴脚于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胁折齿于魏，卒为应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

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负石入海，不容身于世。义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于路，穆公委之以政；宁戚饭牛车下，而桓公任之以国。此二人岂素宦于朝，借誉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意，坚如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

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计，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谮，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此二国岂拘于俗，牵于世，系奇偏之辞哉？公听并观，垂明当世。故意合，则吴越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仇敌，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则五霸不足侔，三王易为比也。

是以圣王觉寤，捐子之之心，而不悦田常之贤，封比干之后，修孕妇之墓，故功业覆于天下。何则？欲善无厌也。夫晋文公亲其仇，而强霸诸侯；齐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则？慈仁殷勤，诚加于心，此不可以虚辞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立强天下，而卒车裂之。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而霸中国，遂诛其身。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驩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则桀之狗可使吠尧，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湛七族，要离燔妻子，岂足为大王道哉！

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众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轮囷离奇，而为万乘器者，何则？以左右先为之容也。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只足结怨而不见德。故有人先游，则枯木朽株，树功

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贱，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逢比干之意，欲尽忠当世之君，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神，欲开忠信，辅人主之治，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

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而不牵乎卑乱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轲之说，而匕首窃发。周文猎泾渭，载吕尚而归，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乌集而王。何则？以其能越拘挛之语，驰域外之义，独观于昭旷之道也。今人主沈谄谀之辞，牵于帷墙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皂，此鲍焦所以忿于世，而不留富贵之乐也。

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私汙义；砥厉名号者，不以利伤行。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诱于威重之权，胁于位势之贵，回面汙行，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则士有伏死堀穴岩藪之中耳，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

邹阳为梁孝王宾客时，受羊胜等中伤下狱，在狱中给梁王写下这封事关生死的信。忠而受谤，信而见疑，邹阳以一腔悲愤，征引前代君臣偶合之事，抒发冤屈之气，“辞虽不逊，然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司马迁《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全文广譬长喻，不嫌繁复；辨析事理，中肯明白。以其情辞俱切，说服说动梁王，得以赦免。汉初之文多纵横气，本文巧于辞令，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哀哀二世赋

司马相如（？～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景帝时曾为武骑常侍，因病免。其为人口吃而善著书，为汉代最杰出的赋家，代表作《子虚赋》和《上林赋》对后世影响深远。

登陂池之长阪兮，登入曾宫之嵯峨。临曲江之埒州兮，望南山之参差。岩岩深山之窅窅兮，通谷豁乎飏飏。汨渫鞅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广衍。观众树之蓊蓊兮，览竹林之榛榛。东驰土山兮，北揭石瀨。弥节容与兮，历吊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乌乎！操行之不得，墓芜秽而不修兮，魂亡归而不食。

此赋为司马相如侍从汉武帝过宜春宫时所献。作者沿途经过秦二世墓，有感于秦朝灭亡的历史，因而奋笔写下了这首名篇。

长门赋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魂逾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言我朝往而暮来兮，饮食乐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亲。

伊予志之慢愚兮，怀贞虑之欢心。愿赐问而自进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虚言而望诚兮，期城南之离宫。修薄具而自设兮，君曾不肯乎幸临。廓独潜而专精兮，天漂漂而疾风。登兰台而遥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云郁而四塞兮，天窈窕而昼阴。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飘风回而起闺兮，举帷幄之檐檐。桂树交而相纷兮，芳酷烈之闾闾。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啸而长吟。翡翠协翼而来萃兮，鸾凤翔而北南。

心凭噫而不舒兮，邪气壮而攻中。下兰台而周览兮，步从容于深宫。正殿块以造天兮，郁并起而穹崇。间徙倚于东厢兮，观夫靡靡而无穷。挤玉户以撼金铺兮，声嘈阗而似钟音。

刻木兰以为榱兮，饰文杏以为梁。罗丰茸之游树兮，离楼梧而相撑，施瑰木之櫨栌兮，委参差以櫨梁。时仿佛以物类兮，象积石之将将。五色炫以相曜兮，烂耀耀而成光。致错石之瓊甍兮，象玳瑁之文章。张罗绮之幔帷兮，垂楚组之连纲。

托柱楣以从容兮，览曲台之央央。白鹤噉以哀号兮，孤雌跼于枯杨。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案流征以却转兮，声幼眇而复扬。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印。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从横。舒息悒而增歎兮，蹉履起而彷徨。揄长袂以自翳兮，数昔日之僭殃。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拊芬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茝香。

忽寢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迁迁若有亡。众鸡鸣而愁予兮，起视月之精光。观众星之行列兮，毕昴出于东方。望中庭之蔼蔼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复明。妾人窃自悲兮，究年岁而不敢忘。

司马相如作品。

此赋与《哀秦二世赋》同为骚体。它细致地刻画了陈皇后失宠以后孤独、寂寞的苦闷心情。同时，作品中通过对陈皇后的刻画，也概括地反映了后宫失宠女子的普遍不幸，真实再现了后宫女子的生活境地及心理感受，所以《长门赋》又开了后世文学创作中“宫怨”题材的先河。

答客难

东方朔（生卒年不详），字曼倩，西汉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武帝时官至太中大夫、给事中。朔为人诙谐，“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以辞赋著称，作品有《答客难》、《七谏》。

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

释，好学乐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备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廩仓，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綏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时异事异。”

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诗》云：‘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得信厥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鸚，飞且鸣矣。传曰：‘天不为之恶寒而辄其冬，地不为之恶险而辄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诗》云：‘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聪。’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使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盖圣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则敏且广矣。

“今世之处士，魁然无徒，廓然独居，上观许由，下察接

與，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務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蘇是觀之，譬猶鱗鱗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用，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于大道也。”

作者用主客問答的形式，抒發了自己不受重用的怨憤與不平。同時也在客觀上反映了戰國縱橫之士與漢代中央集權統治之下文士們的不同處境，和時勢的變遷給文人的地位所帶來的變化，從而揭露了封建專制制度下知識分子只能任從皇帝們隨意擺布的不幸命運。從這樣一篇文賦，我們既可以看到作者個人的境遇，更重要的是，通過這個縮影，我們還可以看到當時整個社會的現狀，一篇好的、能流傳千古的文章就應有如此功能。

察今

《呂氏春秋》又稱《呂覽》，成書于秦始皇八年，是呂不韋作秦相時，由他的門下“食客”集體撰著而成，呂不韋是名義上的編撰者。

《呂氏春秋》是我國第一部有組織有計劃集體編撰而成的百科全書式的大著。其體式新穎，前所未有的。它包括“八覽”、“六論”、“十二紀”三大類，共一百六十篇文章，體制嚴整，自成系統。因為它成于眾家之手，又是各人頗為自由地著其所聞，兼有儒、道、墨、法、名、農、陰陽、縱橫、兵諸家學說，所以歷來有“雜家”之稱。它保存了大量先秦時代的文獻和遺聞佚事，在文化史上具有很高的價值。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虽人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东夏之命，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于此。其所欲同，其所为异。口愔之命不愔，若舟、车、衣、冠、滋味、声、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排。天下之学者多辩，言利辞倒，不求其实，务以相毁，以胜为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虽可得，犹若不可法。

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故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澮水。澮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此为治，岂不悲哉！

本文选自《吕氏春秋·慎大览》，这是其中的第八篇。本篇论述了因时变法的重要性，阐明了古今时世不同，说明了不应死守古法，而应明察当今形势，依据时代的需要，不断改革法令制度的道理。同时对于那些不知变化、墨守陈规的保守者，作了生动而又深刻的讽刺。

黎丘丈人

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侄昆弟之状。邑丈人有之市而醉归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状，扶而道苦之。丈人归，酒醒而诮其子曰：“吾为汝父也，岂谓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触地曰：“孽矣！无此事也。昔也往责于东邑，人可问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必奇鬼也，我固尝闻之矣。明日端复饮于市，欲遇而刺杀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剑而刺之。丈人智惑于似其子者，而杀其真子。夫惑于似士者而失于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

《吕氏春秋》作品。

本文通过黎丘丈人受鬼装扮的假儿子的迷惑而刺杀自己真儿子的情节，就寓言本身的内容而言，实为一则悲剧，然它是在告诫人们要慎重识别相似的事情，千万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也不要因为受到过虚假事物的欺骗就否定真实的事物。作者的本意是想告诉那些治国者不要受到貌似贤能之士的迷惑，就排斥一切有真本事的贤士，以致误国；而我们则可以联想到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奇鬼”，在制造许多虚假的东西来诱惑善良的人们上当这一现状，从而提高识别“奇鬼”的能力，增强打假意识，以保护自己 and 健全社会，避免重复黎丘丈人的悲剧，这才是这则寓言的现实意义。

晏子使楚

《晏子春秋》也称《晏子》，是记叙春秋末期齐国晏婴的思想、言行和事迹的一部著作。旧题晏婴撰，实为后人收集先秦史书的零星记载和民间流传的故事，加以整理修润，编纂而成。作